

忽然安頓

傳道書之（二）2:24-3:22

引子、請還信仰一個「複雜」

俄網的「複雜」是常常連我自己也大感「意外」的。一個看起來應該是**基督教**的網站，卻先前大講**儒家孔孟**的道理，而今又大講**道家老莊**的學問，甚至想到用聖經《**傳道書**》裡的信息來貫通、總結和昇華他們的思想情懷。俄網的信仰觀之所以會如此複雜，因為事實上，人間本來就複雜、人生本來也複雜、人性本來就更複雜，所以，對應於真實的人間、人生、人性的信仰，自必然也應該「複雜」。

不過，我之謂信仰上的複雜，卻並**不是**神學上的玄奧高深（譬如耶穌的神人二性有幾多種的「組合」）、不是經籍上的浩如煙海（譬如正經、旁經、偽經加起來有多少卷），不是註解上的長篇大論（譬如一句經文甚至一個原文就搞出成千上萬字的註解）、不是教義上的邏輯森嚴（譬如「因信稱義」如何運作的整個「推論」）、不是禮儀上的煩煩瑣瑣（譬如各種教會慶節應該如何嚴格執行）、也不是制度上的重重疊疊（譬如各等「聖職人員」的權責配合和彼此關係）。這些其實都是蒼白造作的「**假複雜**」，我疑心很可能是某些「宗教專業人士」賴以維生或百無聊賴而日積月累堆砌出來的「假複雜」。真實的人間、人生、人性會呼喚真實故而複雜的信仰，但這種複雜是「**真複雜**」，是血肉飽滿的複雜，是切膚蝕骨的複雜。

真信仰的真複雜，緣自一個無可逃於天地之間的信仰事實——人既有對「**日光之上**」的超然嚮往，又有泥足於「**日光之下**」的沉重現實。真實的人間、人生、人性，不可能截然二分為正邪黑白、靈肉善惡，然後一刀兩斷，各走各路。某些「自由派」混同黑白抹殺是非、又有某些「基要派」非黑即白非是即非，其實都是「殊途同歸」——都是抹殺了真實信仰的複雜性，實質上，就是破壞了信仰本身。

在《傳道書》裡面，我們看到不少「模稜兩可」的說話、不少「前文不顧後理」的斷言，不少「忽然跳躍」的轉接，究其實，都不過是傳道者以他的大智慧與大悲情，兼容並存「日光之上」的至理與「日光之下」的現實的努力成果，好使真理可以活於人間，好使人間可以活出真理。許多經文表面上的所謂「矛盾衝突」，都不過是由於我們將人生、將信仰都看得太過簡單而來的，只要我們肯還信仰一個「複雜」，就可以馬上豁然開朗，心領神會。

大家不要搞錯，我說要還信仰一個「複雜」，絕對不是想搞「信仰複雜化」，剛剛相反，我最終的目的只是想還信仰一個「**簡單**」，好讓大家都明白「道不遠人」，「真理離我們不遠」。今天，我就會以《傳道書》2:24-3:22 為例，講明傳道書裡頭一個看似非常「複雜」而其實是極其「簡單」的信仰邏輯——

怎可以從人生的百般無奈——「忽然安頓」？

一、怎可以「忽然安頓」？

前邊，傳道者從過去說到現在說到將來，說到萬念俱灰，無限淒涼：

說到過去—— ^{1:4} 一代過去，一代又來，地卻永遠長存。……⁸ 萬事令人厭煩，人不能說盡。眼看，看不飽；耳聽，聽不足。

說到現在—— ^{2:4} 我為自己動大工程，建造房屋，栽種葡萄園，……¹¹ 後來，我察看我手所經營的一切事和我勞碌所成的功。誰知都是虛空，都是捕風；在日光之下毫無益處。

說到後來—— ^{2:18} 我恨惡一切的勞碌，就是我在日光之下的勞碌，因為我得來的必留給我以後的人。¹⁹ 那人是智慧是愚昧，誰能知道？他竟要管理我勞碌所得的，就是我在日光之下用智慧所得的。這也是虛空。

至此，卻「忽然」之間，講出幾句好像「從天而降」，非常「安頓」的「結論」：

^{2:24} 人莫強如吃喝，且在勞碌中享福，我看這也是出於上帝的手。²⁵ 論到吃用、享福，誰能勝過我呢？²⁶ 上帝喜悅誰，就給誰智慧、知識，和喜樂；惟有罪人，上帝使他勞苦，叫他將所收聚的、所堆積的歸給上帝所喜悅的人。這也是虛空，也是捕風。

搞甚麼呢？怎可以這樣「跳躍」呢？前面明明說過去一切世代都是虛空的虛空，他自己投身努力大半生，發現也是虛空的虛空，再想到將來的世代不過重演過去和自己的故事，甚至更不如，都是虛空的虛空，統統都虛空了，理應是「終極絕望」呀，就算不自殺，也應該咒天罵地，或至少自暴自棄，這才「合邏輯」呀。為甚麼忽然間就好像甚麼都看通了，可以快樂地生活下去？

我相信必定有好些人會很「簡單」的說：「傳道者悔改了嘛！他信了上帝（或說耶穌）嘛！——那麼就一切都會好起來了，或者至少都有了意義了，就不再虛空了！總之，就是信主前後一百八十度轉變啦！」——真的這麼「簡單」嗎？對不起，我相當疑心這種講法，是只有整天躲在冷氣辦公室裡無所用心的人才想得出來的。

信主之後就會「一切都好起來」麼？不要自欺了。我聽過不少這類所謂「見證」，卻經常發覺，這些人本來就「不壞」，或至少「很有條件」（譬如出身中產或遇到「貴人」），所以就算他們不是所謂「信耶穌」，而是「信佛」或「當童軍」，都一樣可以「好起來」。而且他們之所謂「好起來」的標準，不過是更加健康快樂、幸福美滿，我實在看不出與主耶穌釘十字架有甚麼關係。這類所謂「見證」，甚麼財團的「慈善基金」都可以如法泡製一千幾百個出來。

你只要稍稍誠實，「雙腳沾地」，就必知道信主前後，你的人生際遇並沒有甚麼實質改變，生活的壓力並不減少，人際的相處一樣複雜，生命的「虛空感」和「無力感」，你知道，總是時不時又湧上心頭。事實上，你信主之後，因著良心更敏感、對人更上心、對事更執著，加之有了「教會生活」之後生活更加繁忙、時間更加拉緊。總之，就是有更多的機會遇到兩難

和無奈的局面，度過短短的「信仰蜜月期」後，你很可能活得比信主前更加辛苦困惑。不但如此，假如你「不幸」像挪亞、亞伯那樣敬畏上帝、像摩西、耶利米那樣悲天憫人，像以利亞、保羅那樣執著信仰，像約伯、傳道者那樣洞悉世情，我保證，人世間的滔滔苦罪，一定會把你壓得透不過氣來。總之，一般「不信的世人」其實活得相當「怡然自得」，但是「信主的你」，倒是整天嘆息著「虛空的虛空」。

我上一篇已經說過，活在「日光之下」的一般人（即所謂「點的人生」），根本不會發覺自己的「虛空的虛空」，他們絕大多數非常樂此不疲地在人間追逐，最多只有片斷的失望。失望到會自殺或出家的，只是少數中的極少數。唯有具備一定的「日光之上」的眼界的人，譬如傳道者或老子、莊子等哲人，才會「看」得出這個人生而虛空的真相。基督徒也者，其實也是別具「日光之上」的眼界的人。許多時候，正正因為他們有這種「超然」的眼界，更深切地看見自己的罪性，看到人間的苦楚，明白生命的艱難，於是就更加痛苦，更加痛心於人間的虛空。上篇提到過的摩西、約伯、耶利米，都是這類偉大的信仰心靈，所以，他們對於人生空虛的吶喊，也最為真切動人。說這麼多，總意只是一句，傳道者這個「忽然安頓」，我們一定不可以看得這麼「簡單」。接下來，我就會帶大家細心去分解其中「不一樣的邏輯」。

二、首論人的「安頓」與「安份」

^{2:24} 人莫強如吃喝，且在勞碌中享福，我看這也是出於上帝的手。

我一早強調過，傳道者突顯的人生痛苦，不是人生一點快樂都沒有，事事都不如意，事事都不成功。總對不是這樣，身為「王」的傳道者更不是這樣。令傳道者感到大虛空的，是再好的東西，得到了，當下也享受了，卻都會像「捕風」或「追逐空氣」一樣，總是**抓不穩、留不住**。大家細看上文，就可以清楚知道傳道者「針對」的是怎麼樣的人生「空虛」：

^{1:4} 一代過去，一代又來，地卻永遠長存。.....¹¹ 已過的世代，無人記念；將來的世代，後來的人也不記念。.....^{2:16} 智慧和愚昧人一樣，永遠無人記念，因為日後都被忘記；.....¹⁸ 我恨惡一切的勞碌，就是我在日光之下的勞碌，因為我得來的必留給我以後的人。¹⁹ 那人是智慧是愚昧，誰能知道？他竟要管理我勞碌所得的，就是我在日光之下用智慧所得的。這也是虛空。

傳道者所悲嘆的，是一切的勞苦工作和智慧酬算的「果效」，到了「後來」都無法保存，最終都會被人忘記，都是白幹一場。就算留給所謂「後人」，但將來的世代也不過如此，終歸還是好像從來沒有過的一樣。**有過，卻無法留住，彷彿無有，這就是「虛空」**。人心裡極大的一重痛苦，就是這種「**得到過的好東西沒法留住**」的感覺，但更悲慘的，是無知的世人卻又因此而生出另一重更大的痛苦，就是痴心妄想可以用點甚麼方法來「**將得到過的好東西永遠留住**」。到頭來，機心算盡，還是甚麼都留不住，這就是「苦上加苦」。

^{2:22} 人在日光之下勞碌累心，在他一切的勞碌上得著甚麼呢？²³ 因為他日日憂慮，他的勞苦成為愁煩，連夜間心也不安。這也是虛空。

這兩節裡頭的「**勞碌累心**」，重點不是如何「**得著**」，而是如何「**留住**」，因為上文所講到的

是「把自己已經得到的留給後人」的問題。大家一定要明白傳道者的邏輯——「**得不著**」只是相對的痛苦，「**留不住**」才是絕對的痛苦。因為「得不著」指涉的是「**個別的事件**」，「得不著」的原因可以是「偶然」的，意思是換個環境、方法、時機，你就仍然有可能得著，犯不著要完全絕望。但是，「留不住」所指涉的是「**整個的人生**」，「留不住」的原因是「必然」的——就是你無法控制自己的生死（必死），也無法支配你死後的世代，這個是你無可逃於天下之間的「**宿命**」，是必然的、絕對的絕望。

總之，傳道者所針對的虛空，不是得不到的或不能享受的遺憾，而是，儘管得到過了、享受過了，卻因著人生命的極限而無法將這些幸福抓住、留下的大遺憾。上篇說過了，至此，絕望之路已經走到山窮水盡，無路可走了。但是，為甚麼傳道者可以「忽然安頓」起來呢？

我再嚙嚙一次，就是令傳道者絕望的不是他的「**個人際遇**」（他的際遇其實好到不得了），而是他的「**信念**」裡頭所關涉的「**人的本質**」——無法控制他的生死（必死），和無法支配他死後的世代。簡言之，**這種絕望是來自他的信念而非際遇**。不明白嗎？我舉個例子。「人人都有一死」始乎是人所共知的常識，但請你用心環顧四周，看看有幾多人會因為「人人都有一死」而絕望或影響他重大的人生信仰的抉擇，我就看不見多少，因為「人人都有一死」並不是很多人的「**信念**」——他們心底裡並不將它當做一回事。**一個未死的人，卻能經常自覺著自己和全人類都必有一死，這才算是信念**。傳道者懷著類似的信念，於是他才會絕望。

這個既然是一個信念（在你的信仰心靈裡的重要事實），那就意味這是不可改變的，掙扎也無用的。既然終歸也無法「抓住」，那就爽性不要「抓住」，盡量「享受當下」就是了。於是傳道者就發這個「忽然安頓」的呼籲：

2:24 人莫強如吃喝，且在勞碌中享福.....

隨遇而安，有得你做就做，有得你吃就吃——既知道「**憂慮明天**」（後來）超出人能控制的極限，那麼，「**享受今天**」倒是一種很「謙卑務實」的人生態度。這種從極大的絕望，忽然跳到很大的「安頓」的做法，其實一點不難理解，秘訣就在於這四個字——**接受現實**。

說個好離譜但又很平常的例子給大家聽，大家就會更明白：有好幾次，因為自己一時疏忽或真是太巧合，約了不同的人於同一時間聚會。自己發現了後，就一直坐立不安，整天想著如何「處理」這個「難題」，一直想到困擾不堪。及至約會的當天或前夕，仍是萬分苦惱。卻是忽然之間「大徹大悟」——「煩惱甚麼？我根本怎麼想也不可能同時赴幾個約會，選一個然後推辭其他幾個就是了！」大家明白嗎？原來，我的煩惱不是來自如何「同時出席幾個約會」的所謂難題，因為那是根本不可能的，故而也沒有好煩的。我的真正煩惱其實是來自我的「**無知**」——連人必然受制於時空限制都忘記了，妄想怎樣「分身赴會」。一旦「**接受現實**」——人只能同時赴一個約會，我就不再煩惱了，推了其他而只赴一個，就是了。

人一旦真正覺悟自己生而為人的限制，知道掙扎到最後也是毫無益處的，他就不會再妄想打破甚麼限制，到了這一刻，他就會接受現實「忽然安頓」。這個「邏輯」看以複雜，其實是非常顯淺的。不過，傳道者能夠「忽然安頓」的原因，卻又不只是「走投無路」下「宣告投降」而已，背後，還有著更深刻、更動人的基礎和信念。

三、首論神的「主權」和「善意」

^{2:24} 人莫強如吃喝，且在勞碌中享福，我看這也是**出於上帝的手**。²⁵ 論到吃用、享福，誰能勝過我呢？²⁶ **上帝**喜悅誰，就給誰智慧、知識，和喜樂；惟有罪人，**上帝**使他勞苦，叫他將所收聚的、所堆積的歸給上帝所喜悅的人。這也是虛空，也是捕風。

參看：^{1:13} 我專心用智慧尋求、查究天下所做的一切事，乃知**上帝叫世人所經練**的是極重的勞苦。

原來，傳道者對於人的「宿命」的信念並不是完全絕望的，因為內裡有一個隱隱然的「**上帝因素**」。日光之下，的確是一片絕望，全無生路。但是，在傳道者的「**信仰邏輯**」裡，他卻沒有從關於人的「絕望」推論到關於「上帝」的絕望，因為我們不能從自身的無能——不能控制生死和死後的世代——就推論出上帝也是無能或者祂根本不存在或不慈愛的結論。

當然，傳道者相信上帝的存在是「**前設**」的，他沒有提出任何證明就肯定了有上帝。傳道者怎麼可以這樣肯定呢？我想必有人這樣說：「他是以色列的王呀，當然是他的宗祖遺傳給他啦；再不是，他既是聖經作者，上帝自然可以直接啓示給他的。」這些當然都是事實，我也是這樣相信，但是，若我們只需要這種「標準答案」，何苦要有《傳道書》這類傾向「智慧文體」的聖經書卷呢？事實上，《傳道書》的寫作特色容許甚至鼓勵我們，可以將信仰想得更加「哲理」一些、「人性」一些、「人間」一些。

傳道者究竟如何肯定上帝的存在、全智與慈愛，下文就會講述。總之，傳道者是一開始就肯定了這一切的。於是，人的「絕望」就不構成終極的絕望——人無法掌控世界，不意味世界失控；人無法透解自己生命的奧秘，也不等於生命就是毫無意義。皆因，**背後還有上帝**。人的際遇，無論如何淒慘或難明，總是「**出於上帝的手**」，都是「**上帝叫世人經練**」的。

不過，大家一定要留意，傳道者不像我們平時「講見證」那樣，直接或一一對應地用「**神的旨意**」來解釋我們個別的經歷或遭際。傳道者的意思是「一切的遭遇」、「所有人的遭遇」，都是「**出於上帝的手**」。傳道者在此沒有為任何遭遇提供具體的「上帝解釋」，而是說「一切遭遇」都「**總有解釋**」——邏輯是「背後總有上帝」。不過，以下這幾句經文又好像為傳道者自己的遭遇提供了「合理解釋」，這又是甚麼回事呢？

^{2:25} 論到吃用、享福，誰能勝過我呢？²⁶ **上帝**喜悅誰，就給誰智慧、知識，和喜樂；惟有罪人，**上帝**使他勞苦，叫他將所收聚的、所堆積的歸給上帝所喜悅的人。

傳道者似乎在為自己的富貴「解釋」，講到是上帝特別「獎勵」他的，又好像說到罪人不會得到上帝的賜福，他既得福，就一定不是罪人云云。其實，傳道者並不真是在「解釋」自己的遭遇，更不是吹捧自己怎樣好所以有福。《傳道書》的下文有就有不少「反面例證」講出日光之下「好人不一定有好報」的事實。這幾句要說的是先揭示一個「**通例**」(**大原則**)，就是一切「總有解釋」，而最後的「解釋」就是上帝總是公平的、慈愛的。傳道者不是在解釋自己的遭遇，而是要肯定一切到最後總有解釋，為第十二章「一切事神必審問」設下伏筆。

四、再論神的「主權」和「善意」

單單解釋二章廿四至廿六節三節經文，就說了足足四版紙，但大家不用擔心，因為下文重重覆覆，「一段過去，一段又來，主旨卻永遠長存」，講來講去都是差不多的意思，只是層次上略有進展，解釋的進度也就可以相應大幅加速。

3:1 凡事都有定期，天下萬務都有定時。² 生有時，死有時；栽種有時，拔出所栽種的也有時；³ 殺戮有時，醫治有時；拆毀有時，建造有時；⁴ 哭有時，笑有時；哀慟有時，跳舞有時；⁵ 拋擲石頭有時，堆聚石頭有時；懷抱有時，不懷抱有時；⁶ 尋找有時，失落有時；保守有時，捨棄有時；⁷ 撕裂有時，縫補有時；靜默有時，言語有時；⁸ 喜愛有時，恨惡有時；爭戰有時，和好有時。⁹ **這樣看來，做事的人在他的勞碌上有甚麼益處呢？**

3:10 我見上帝叫世人勞苦，使他們在其中受經練。¹¹ **上帝造萬物，各按其時成為美好，又將永生安置在世人心裏。** 然而上帝從始至終的作為，人不能參透。

承接上文的信念，人自身無法掌握世界和世事，卻不等於世界和世事是失控的，或只是無意識地盲目運轉的，又或僅是周而復始徒勞無功地循環往返的。在上帝的心意和計劃裡，一切都有「**定時**」——意味「日光之下」的世事，表面上是「無意義」和「徒勞」的，但以一個更高層次（即「日光之上」）的眼光看，它們其實是有意義、有進展、甚至有目的的。人生而虛空，因為我們不能把美好的事物抓住、留下，但上帝可以。這個就是上帝的主權，也就是上帝之為上帝而不同於世人的重要「判準」。

傳道者同時又強調，上帝的「定時」是人不能參透、無力改變的，於此，人必須自知，不要妄想靠人力來「改變」上帝的計劃。（我討厭「動作多多」的靈思派和甚麼「禱告搖動上帝的手」的講法，原因在此。）這當然不是叫我們不做事、不努力，而是不強求、不妄為，因為凡事都有上帝的時候，到了時候，自有收成，我們能作的，只是按時播種，並且欣然接受上帝的最終安排。不過，這個「接受」不是痛苦無奈的，因為傳道者又告訴我們，這位大能的主權上帝，同時又是萬分仁慈的。

3:11 上帝造萬物，各按其時成為美好，又將永生（永遠）安置在世人心裏。

原來，在上帝的設計與心思裡面，不只有時候，更有最美的時候，而今天看似虛空、無意義和無從解釋的世事，到最後，不只有解釋，更有最美的解釋。這是多麼令人感動的說法。更加美麗的，是我們之所以感應到人生的空虛與絕望，是出自上帝「**將永生（永遠）安置在世人心裏**」的美好安排。正正因為我們心裡有「永恆的觀念」、有「永生的渴想」，我們才會對抓不住、留不下美好事物，有這樣痛入心痺的大遺憾和大悲哀。而這份大遺憾和大悲哀，又觸動我們的心靈，無法滿足於「日光之下」的追逐，甚至不能滿足於一般「哲學」的或「宗教」的沉思冥想，而必要更加提高一線，仰望「日光之上」的上帝——信祂的主權，更信祂的慈愛。這不是泛泛論證出來的「上帝論」，而是發自人心靈的最大渴想的期待。**上帝將「永生（對永恆渴想）」放進你心裡，叫你虛空、叫你絕望，目的只是為引導你抬頭看天父、早日回天家——這是多麼壯麗的大慈悲，多麼超然的大智慧！**

五、再論人的「安頓」與「安份」

其實，來到三章十一節，主要的信息基本上講完了，但是傳道者就好像老約翰一樣，都像寫遺囑一般，怕小子們忘記，一定會反反覆覆把相類的信息再講一遍，甚至幾遍。

3:12 我知道世人，莫強如終身喜樂行善；¹³ 並且人人吃喝，在他一切勞碌中享福，這也是上帝的恩賜。¹⁴ 我知道上帝一切所做的都必永存；無所增添，無所減少。上帝這樣行，是要人在他面前存敬畏的心。

看到嗎？都是些差不多的說話。傳道者告誡我們，我們既在「日光之上」有一位這樣有大慈悲與大智慧的上帝，我們就應當在「日光之下」好好過活。

傳道者卻不像那些木無表情的「牧師」，要你像他們一般木無表情的做一輩子「敬虔人」。傳道者說的這個「好好過活」是很立體、很整全、很人性、很「自然」的，就是你一方面可以「放心」，在人間「喜樂」、「吃喝」和「享福」，不要問長問短、不必思前想後；但是另一方面你也要「上心」，就是也要記得「行善」、並對上帝常存「敬畏」的心。

看到嗎？《傳道書》的「層次」，真是豐富得驚人。「日光之上」的眼界不只一層，以智慧參明前代，以悲心看透後世，因而生出「虛空的虛空」人生感嘆，這已經是「日光之上」的眼界的一層，但升高一線，感悟到「虛空」背後總有上帝，有祂的主權在，有祂的慈悲在，這是「日光之上」的更高的一層眼界。帶著這「日光之上」的覺悟，卻仍得重返「日光之下」的人間好好過活，但從此要活得「有層次」，不能再像「點的人生」那樣只顧自己，而應兼及人間與天上，安然地「吃喝享福」，但也不要忘記「敬畏行善」。總之，天上的眼界有至少兩個層次，人間的生活也有至少有兩個層次，《傳道書》的信息真是立體得驚人，這樣的信仰境界與蒼白無力的「敬虔主義」，實在差得太遠了。

六、三論神的「主權」和「善意」

3:15 現今的事早先就有了，將來的事早已也有了，並且上帝使已過的事重新再來。¹⁶ 我又見日光之下，在審判之處有奸惡，在公義之處也有奸惡。¹⁷ 我心裏說，上帝必審判義人和惡人；因為在那裏，各樣事務，一切工作，都有定時。¹⁸ 我心裏說，這乃為世人的緣故，是上帝要試驗他們，使他們覺得自己不過像獸一樣。

這裡的經文，一望而知，又是重重覆覆啦！其實，由第一章一開首，經文字面上已經是大同小異的，譬如：

1:4 一代過去，一代又來，地卻永遠長存。……⁷ 江河都往海裏流，海卻不滿；江河從何處流，仍歸還何處。⁸ 萬事令人厭煩，人不能說盡。眼看，看不飽；耳聽，聽不足。⁹ 已有的事後必再有；已行的事後必再行。日光之下並無新事。¹⁰ 豈有一件事人能指著說這是新的？哪知，在我們以前的世代早已有了。

字眼上，其實與三章十五到十八節說到的「**現今的事早先就有了，將來的事早已也有了，並且上帝使已過的事重新再來.....**」所差無幾，不過，最不同的，是後者出現大量的「**上帝原素**」，不像前者只是一片的「灰暗」，卻是在表面的「灰暗」下面，設上了「光明的底色」。

傳道者再一次強調，只要「**有上帝在**」，即使世事表面上是虛空——無意義、無解釋（譬如離譜到「**在公義之處也有奸惡**」），到底還是有意義、有解釋的。上帝暫時隱藏它們的意義與解釋，目的，一如上述，是要我們「**安份**」，明白某程度上講，我們活在「日光之下」，「**不過像獸一樣**」，好叫我們懂得敬畏和順服上帝。

七、三論人的「安頓」與「安份」

^{3:19} 因為世人遭遇的，獸也遭遇，所遭遇的都是一樣：這個怎樣死，那個也怎樣死，氣息都是一樣。人不能強於獸，都是虛空。²⁰ 都歸一處，都是出於塵土，也都歸於塵土。²¹ **誰知道人的靈是往上升，獸的魂是下入地呢？**²² 故此，我見人莫強如在他經營的事上喜樂，因為這是他的分。他身後的事誰能使他回來得見呢？

傳道者還告訴我們，尚有更深的一重隱藏著的善意，是要我們細味和忖摩的：

^{3:21} **誰知道人的靈是往上升，獸的魂是下入地呢？**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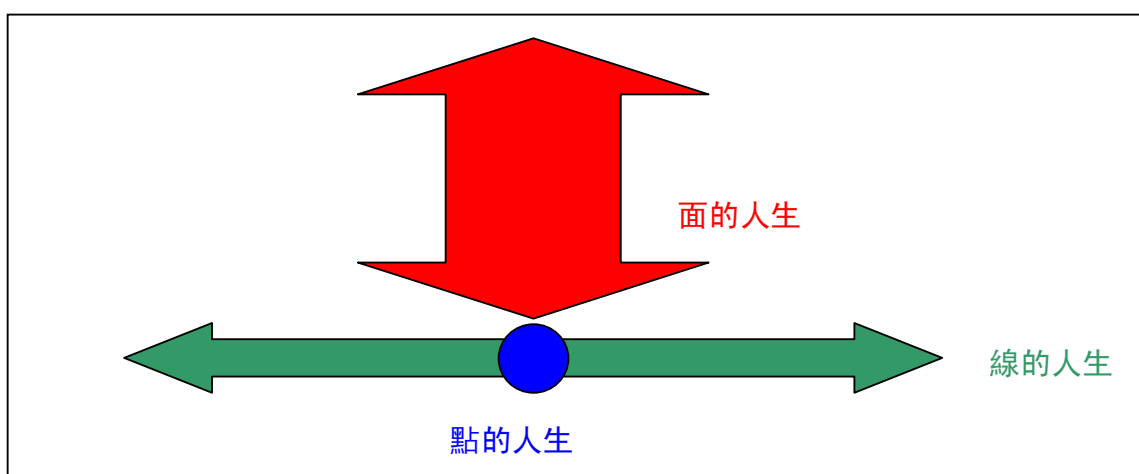
記得上面講過了，就是上帝已經將「永生（永恆的觀念與嚮往）」放在「**人**」心裡，所以人就應該感應到他與沒有永生觀念與嚮往的「**獸**」畢竟是不同的——「**獸**」可以只顧「日光之下」，因為「**獸的魂是下入地**」的，但是「**人**」卻必要同時顧及「日光之上」，因為「**人的靈是往上升**」的。知道嗎？人在上帝的心目中是極其寶貴的，所以，我們就絕對不應該活得像隻「**獸**」，而應該活得似個「**人**」。

不過，傳道者又以其一貫的「立體作風」，又提醒我們，在顧及「日光之上」，過敬虔生活的同時，又不要把你自己看得「太超然」，因為又在某程度講，日光之下，你有著各種生活上的需要，確頗似一隻「**獸**」。所以，敬虔行善是一回事，但不要妄求做「超人聖人」，總而言之，「吃喝快樂」並不是犯罪的事，甚至可能是你一生可以達到的最大「成就」之一。傳道者的「立體言論」，又再一次令人震驚，卻又顯出非常的**體貼動人**，萬分可愛。

這裡以三章廿二節作結：「**我見人莫強如在他經營的事上喜樂，因為這是他的分**」，你心清眼利的話，會發現繞了個大圈，不過仍是呼應著最先講到的二章廿四節：「**人莫強如吃喝，且在勞碌中享福，我看這也是出於上帝的手**」。不過，這也不等於徒勞無功，因為繞了個大圈回來，解了足足八版紙後，我對自己所作的有相當的信心，你也要自己有信心，就是你已經不再是第一章開始時候的「虛空」，也不再是第二章結尾時候的「莫明其妙」了。

結語、還是不要忘記信仰的「複雜」

按傳道者的「進度」，這裡說到的是一個「面的人生」——既不像「點的人生」心目中只有自己，滿足於「日光之下」短暫的人間追逐；也不只是「線的人生」，有某程度上的「日光之上」的智慧與悲心，思前想後，終而看透「日光之下」的人生實相，有「虛空的虛空」的發現與感喟，卻是止於此而無真正出路。「面的人生」卻能夠上通於「天」，以更高的「日光之上」的眼界來參透萬事，確信在一切無意義和無解釋的背後，因有上帝的存在、權能與美意，最終都有意義和有解釋，並會指向一個終極的完滿。



不過，從「點」到「線」再到「面」的信仰人生所指的卻不是三個「斷層」：

第一、即使你真的到達了「面的人生」的境界，也不等於你從此就「超然物外」，可以再沒有任何「點」（譬如人生慾望）與「線」（譬如歷史文化）的需要和責任。事實上，「面的人生」不是「廢棄」了「點」與「線」的人生，而是用「面」（對上帝的信仰與依從）來整合「點」與「線」的人生，使我們對慾望的追求和對歷史文化的參與，都可以有合理的「安頓」，配上一個最適當的位置。

第二、你終此一生，這三個「層次」都必定是並存的。又由於「日光之下」的限制，三者的確時不時就會「打架起衝突」，令你困擾。有時，若情況不太嚴重，你就要曉得「馬虎算數」，否則我肯定你會痛苦一生；若是情況嚴重，則別無選擇，先顧「面」再顧「線」最後顧「點」，即所謂「殺身成仁、見義忘利」之意。但記得，還是那句，這是不得已而為之的，你卻也不要天天都想著要做超人、做聖人、做烈士呀！

至於真正的「圓滿」的信仰人生是怎樣的，就一定要說到「體的人生」，但那是連傳道者也沒有「直接」提及的，我這裡也就暫且不說甚麼了。

總之，大家不要忘記，真實的信仰總是「複雜」的，但正因為其「複雜」，才足以對應同樣複雜的人間、人生與人性！將信仰說得過分「簡單」，四平八穩、非此即彼、頭頭是道，那就只會成為「抽象」的「假信仰」，很可能比不信還不如！